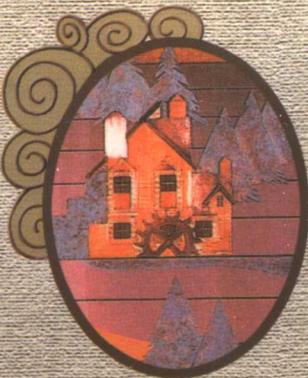


世界短篇小说 名篇导读

下

○刘国屏 / 方志九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SHI JIE DUAN PIAN
XIAO SHUO
MING PIAN DAO DU

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

○刘国屏 / 方志九 / 主编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 / 刘国屏, 方志九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47—157—X

I. 世… II. ①刘…②方… III. 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世界 IV. 110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342 号

书 名: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下)

作 者:刘国屏 方志九主编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4. 25

字 数:33 万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40. 80 元(上、下册)

ISBN7 - 80647 - 157 - X/I · 118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

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

张世俊

波兰近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灯塔看守人》是一篇以情动人的佳作。

小说描绘了一个灯塔看守人的不幸遭遇。主人公史卡汶思基是个在外飘泊流浪了一生、年近古稀的波兰老人。他好不容易谋到了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华尔岛外灯塔上做看守人的工作，原想在这水天环际的孤岛上安度晚年。可是有一天，由于对祖国的强烈思念，他忘记了点亮塔灯，造成“失职”而被解雇，老人又开始了新的飘泊流浪的生活。如果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一定会以老人丰富曲折的遭遇，孤岛上的奇特生活编写出一个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显克微支却没有在故事情节上花工夫，而是匠心独运，着力于表现人物的感情活动，通过描写人物感情的崇高和执著，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悲剧性的命运。

灯塔看守人的生活是孤寂和单调的，“差不多就等于一个囚犯”。在这个面积不过一亩的孤岛上，除了灯塔看守人以外，再没有别的居民。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一片苍茫高远的海天，漫无圭角。除了星期日以外，他不能离开这个全是石头的小岛。灯塔看守人住在灯塔里，每天的工作就是上下好几趟400多级又高又陡的石阶。白天，他悬挂各种颜色的旗帜来报道气象；晚上，他点亮塔灯为来往的船舶导航。这种生活“简直是一个隐居苦修者的生活”。精力旺盛、欢喜热闹的年轻人谁也不会去干此工作，就是那

些无家可归、过惯了自由放浪生活的人恐怕也忍受不了这种孤寂。为什么史卡汶思基却自荐继任看守人的职务，并且对这项工作感到满意呢？作者是通过细腻地描写人物对看守灯塔这项工作心满意足的感情活动，进而展示人物的特殊经历和坚强性格来告诉读者的。

史卡汶思基原是个热爱劳动、正直无私、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人。他曾经转战欧洲，得过不少的军功章；后来在飘泊流浪的生活中，又差不多什么事情都做过：“他曾在澳洲做过金矿工，在非洲掘过钻石”；他又曾在加利福尼亚经营过牧场，在哈瓦那开过雪茄厂，也曾在巴西内地与土人贸易，还在海船上做过水手。他一生“不知经过了几次烈火中的锻炼，苦难中的磨砺”，接二连三地失败。但是，他还是满有信心，毫不失望，坚强地与天灾人祸、乖蹇的命运搏斗。现在，史卡汶思基终于老了，精力消耗尽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在支配着他——那就是希望休息。“这个仆仆风尘的流浪人，除了想得到一角平安的地方，以静待天年之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宝贵、更值得希冀的事情了”。在此，老人满足于看守灯塔这项工作。尽管海上有风暴，离孤岛不远的林莽中还有狼号虎啸，但是他仍然能伴随着单调划一的时钟滴答声安然入睡。小说极为细致准确地描写了史卡汶思基老人的心境。由于人物的这种感情又很符合他的年龄、身份和特殊经历，所以读来真实可信，感同亲受。

人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某些潜藏很深的感情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或者不那么强烈。如果一旦找到爆发点，这种凝聚在深处的感情就会像开闸的潮水一样奔泻而出，不可抑制。史卡汶思基老人是参加过1830年波兰起义的争取民族自由解放斗争的战士，对祖国有着强烈的挚爱之情。这种感情一直潜藏在老人的心底，这种潜藏的感情不时萌发出来：星期日，他在城里买来西班牙报纸，或者向领事法尔冈李列琪先生那里借看《纽约

先驱报》，在这些报纸上，他急切地寻找着欧洲的新闻。有时，当供给他每天粮食饮水的小船来岛时，他也下塔去和港警约翰生闲谈欧洲的政事。“这可怜的老人的心，虽然在灯塔上，却一直在怀念他那在另一半球上的故乡”。尽管史卡汶思基在理智上极力压制这种怀乡之情，但是，这种感情一直凝聚在他的心灵深处，蓄之愈久，发之愈烈。当他接到纽约的波兰侨民协会寄来的书籍，看到用祖国文字写的作品，读着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歌，老人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他先是以颤抖的声音高声吟哦诗篇：“只有失掉你（指故乡）的人才知道他应该怎样看重你，今天，我看见而且描写你的极其辉煌的美丽，因为我正在渴望你。”接着，老人哽咽起来，颓然扑地，银白色的头发拌和在海沙里，祈求天主能显神迹，把他那渴望的心灵带到祖国的山林中，绿野上。最后，暮色沉下来，遮隐了白纸上的文字，老人枕首石上，闭着眼睛，渐入睡乡，似乎耳朵边听到了祖国松林的呼啸，溪流的淙淙私语，梦见自己回到热爱的祖国，在村里持枪站岗，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波兰之夜。可是，对祖国执著的爱和强烈的思念使老人忘记了一个看守人的职责——点亮塔灯，结果导致了老人因失职而被解雇的悲剧结局。小说巧妙地把凝聚在老人心底的对祖国强烈思念的感情活动与祖国诗人的爱国诗篇结合起来，着力描写这种感情对人物心灵的猛烈冲击，进而表现人物这种感情与看守人职责的冲突，使读者为人物身上这种对祖国强烈、执著的感情而深受感染，产生共鸣，也为人物的不幸遭际而深深地思索。老人的爱国情感是崇高的，动人的，但因忘记点灯而造成海船事故又是错误的。小说把人物高尚合理的感情与不自觉的错误行动的后果两者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来，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热爱劳动、正直无私的人终生在异国飘泊流浪？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的老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虽然作品没有一句直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但是读者能够随着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寻找出正确的答案，

对史卡汶思基老人的不幸遭际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小说的末尾，作者描绘了史卡汶思基老人因被解雇而重新开始流浪生活的形态：“老人大大地衰颓了，腰背伛曲了下来，惟有目光还是很亮。在他新的生命之路上，他怀中带着一本书，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好像惟恐连一点点东西也会得离开他。”这真是传神之笔，既突出了人物对祖国强烈执著的感情，又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气氛。

史卡汶思基是一个灯塔看守人，他的生活环境离不开大海和孤岛。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感情方面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海景和史卡汶思基老人的思想感情密切交融在一起，感人地表现出主人公强烈的爱国精神。作者善于寻找表现人物情感的对应物，把感情化入海景，通过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海景，细致地描写出人物对海景的观感，情景交融，情与景谐，造成浓厚的情绪氛围，使抽象的情感活动可感可见。当史卡汶思基老人刚到孤岛当灯塔看守人的时候，他为自己不再流浪，找到一角平安之地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安然欣赏孤岛周围的海景，喂食在他身边展翅飞扑的海鸟。“他觉得现在所享受的休息真是最美妙的；当他一想到这种美妙的休息可以尽他继续享受下去，便觉得心满意足，毫无缺憾”。因此，大海的咆哮，远处林莽中野兽的怒吼，对他说来都激不起感情的波涛，显得那样平静，展现出老人渴望安静休息的心境。但是，当凝聚在老人心底的思国怀乡之情一旦被激发起来，那海景在他的心目中又是一番景象。史卡汶思基捧着祖国大诗人的作品，心情激荡，“这时他好像在这孤岛上，将要举行什么庄严的典礼了”。整个小岛“真有一股神圣、肃穆、庄严的气氛”。老人的感情是庄重而亲切的。后来，读着用祖国文字写的诗篇，老人的感情完全沉浸在对祖国的强烈思念之中，渐渐进入梦境，以至大海的涛声成了他梦中故乡松林的无风而自响，晨曦中塔楼上的金属旗的吱吱的响声成了他梦中家乡的井上辘轳声。作者将人物所处现实与梦境的感觉描写交融在一起，既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独特的生活环境，更突出了人

物远在异乡强烈思念祖国的深情，令读者如临其境，真切感人。

显克微支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感情的爱国者。他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波兰民族在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外国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下，过着屈辱生活的年代。显克微支的家庭虽是小贵族，但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参加过反抗外国统治者，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起义和斗争，显克微支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教育，“永远爱上了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他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被压迫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这种感情也成了贯穿在显克微支整个创作中的主调。古语云，情动于中，故发于声，成于文。《灯塔看守人》中史卡汶基老人对祖国强烈、执著的感情正是“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力量”（列夫·托尔斯泰语）的真实写照，它使这篇小说成为一篇以情动人的佳作。（原题：以情动人的佳作——读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

显克微支的《音乐迷杨科》

吴顺之

19世纪60年代以后，波兰随着1864年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显克微支即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亨利克·显克微支出生于波兰一个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富裕地主家庭。大学时期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反封建余孽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开始替一些杂志写政论、剧评

和文学批评文章。1871年大学毕业后，他受聘为《新闻》杂志的特约撰稿人。1876—1879年间，又以《波兰报》记者的身份长期访问北美。这之前，他还多次到德、法、比利时等国调查访问。广泛的社会接触，特别是3年北美之行，使他看清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的虚伪本质，同时，也进一步认清了波兰劳动人民在国内外的悲惨处境。因而，这期间写出了一系列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罪恶和反映波兰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悲惨命运的优秀中、短篇小说。《音乐迷杨科》就是他访美回来之后所写的短篇名作。

《音乐迷杨科》描写一个有着非凡音乐天赋的雇农小孩杨科的悲惨故事。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杨科的音乐天才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后来因为碰了一下地主家仆人的小提琴，就被活活打死，死时年仅10岁。除末了几行文字外，小说没出现地主阶级人物，也没有描写主人公的痛苦呼号。但我们从中却深深感到了专制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贵族地主人物的伪善，也深深为小杨科那一代天才的可怕毁灭而感到战栗和震惊。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小说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呢？让我们沿着小说的严谨结构，一步步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吧！

小说的第一部分（从一开始到“那只好说是上帝对他的怜悯”），是叙述小杨科的悲惨身世。小杨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从小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只跟像燕子那样寄居在别人屋檐下的当雇工的母亲过活。由于极度缺乏营养，他一生下来就非常瘦小、羸弱，连呱呱堕地的哭声都像小猫般细微。大家一致认为他们母子俩是活不成了，因此，刚给杨科施完洗礼，又马上给他们请来了临终祈祷的神父。但他们还是挣扎着活了下来。母亲产后第八天便被迫下地干活，小杨科则带着瘦小、黝黑、肚子鼓胀、两颊深陷的身体，在饥寒交迫中生长。冬天，他时常冻饿得坐在炉子后边哭泣。夏天，经常靠到树林子里采菌子来充饥。年仅8岁，便开始给人放猪羊了。

这段描写，以朴素、真切的白描手法，再现了以小杨科为代表的千百万喘息在专制农奴制重压下的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使我们对小杨科产生了深切同情，对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社会也初步有了认识。

第二部分（从“他是一个非常迟钝的孩子”到“而杨科在倾听……”），描写小杨科非凡的音乐天赋。杨科虽然瘦小、黝黑，但却有着一双仿佛在眺望远方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而且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狂热迷恋和特殊感受。在森林里，他听到“松树、山毛榉、白桦、黄莺，一切都在歌唱”。在田野上，他听到艾草、麻雀、樱桃树、整个村庄、连同被风吹着的扬粪木杈，都在发出美妙乐音。“春天，他从屋子里跑出，到河边去吹牧笛。夜里，当青蛙咯咯地叫鸣，秧鸡在草原上歌唱，苍鹰迎着露水在呀呀高叫，公鸡在篱笆后面引颈啼叫的时候，他便睡不着觉”。教堂的琴声和歌声，使他的眼睛“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酒店里的歌唱和演奏，也使他听得屏息出神。总之，他的整个心思都沉浸在音乐里了，他的全部生命都跟音乐融为一体了。他“到处都能听到音乐”，无论是母亲的木杓敲击，监工的皮带抽打，或巡夜人的粗野咒骂，都不能使他丝毫减轻对音乐的迷恋。

这里，小说改用轻快的抒情诗般的笔调，在小杨科悲惨身世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了他那在平凡外表下隐藏着的非凡的音乐天赋，使我们在同情他的悲惨遭遇时，衷心赞美他那优美的内心世界。

第三部分（从“若是他有这样一把能轻快地奏出‘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的小提琴”，到“于是，突然……”），描写小杨科想得到一把小提琴的强烈愿望。一个有着非凡音乐天赋的孩子，想得到一把能充分表达自己的丰富音乐感受的小提琴，这原是非常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可是，在压抑人、毁灭人的社会里，如果说他专心倾听音乐，给他带来的还只是打骂的话，那么，他想得到一把

小提琴的愿望,给他带来的就更是一层比一层深重的灾难了。杨科非常喜欢小提琴。他只要一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心里就激动得像过盛大节日般整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用薄木板和马尾做了一把勉强能发出点声音来的小提琴,尽管因此被打得像一只伤痕累累的不成熟的苹果,但仍日夜不停地拉着。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都差一点饿死了,心里还顽强地保持着“占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地主家的仆人有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杨科时常匍匐在牛蒡丛中观看。他觉得这是一件他根本“无法得到的圣物,甚至连摸一摸都不配。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得到它,哪怕在手中摸一摸,或者在近边饱看一顿也好”。于是,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他战战兢兢地爬近墙上挂着银光闪闪的小提琴的地主饭厅,“蹲在牛蒡丛中,两只肘臂支撑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张着嘴,望着,望着……恐惧使他止步不前,难以抑制的欲望又推着他向前”。这时,风在吹,树在响,牛蒡和夜莺也在轻轻歌唱:“去吧,杨科!饭厅里没有人。”“快进去!把它取下来。”而猫头鹰却在他头上轻盈地盘旋着说:“杨科,不要去!不要去!”后来,猫头鹰飞走了,牛蒡和夜莺胜利了。杨科终于“呼吸急促而带嘶哑地”爬进饭厅,“匍匐在小提琴的面前,仰望着”。然而,不幸他碰响了一下琴弦。于是,立即被人“当做小偷”抓住。

这里,小说更进一步用凝结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拟人手法,描写杨科那强烈而又矛盾的“占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他把它奉为圣物,愿为它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可他刚做了一把勉强听得出声音的小提琴,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只碰了一下地主家仆人的小提琴,就被当做了小偷。这对渴望发展自己的音乐天赋的杨科,是多么动人的描绘!对压抑、毁灭人才的社会,又是多么有力的揭露呵!这样,我们在深深为杨科那誓死追求音乐理想的强烈愿望所感动,并为他那即将到来的命运担忧的同时,也进一步对反动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第四部分(从“从饭厅的角落里发了一个粗壮的睡意惺忪的声音”,到“安息吧,杨科!”)写杨科的惨遭审讯、毒打和死亡。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作者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先是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叙述杨科受审和被毒打时的情景:杨科被“当做小偷来审讯”了。村长和陪审员们威严地注视着杨科,而身材瘦小,伤痕累累,污迹斑斑的杨科,却睁着一双受惊的大眼睛站在他们面前,吓得“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对他干什么”。当守夜人斯塔赫“像挟住一只小猫那样把他带到谷仓里”去时,他更吓得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像小鸟那样望着”。直到被按倒在地,狠狠挨打时,他才“妈妈!妈妈!”地喊叫起来。巡夜人每打他一下,他就叫一声妈妈,“可是他的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孩子沉默下来,再也不能叫‘妈妈’了……”写到这里,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万分愤慨地责问道:“哪有这样打孩子的?况且这孩子又瘦又小,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当杨科被母亲抱回家,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时,作者更以无比崇敬、哀惋的笔触,描写杨科临死时的场面:燕子在歌唱,牧笛在鸣响,金色的阳光像一条铺洒在杨科面前的大道。他生前走的是一条荆棘小路,现在,他的灵魂就要沿着这条大道远去了。他把自制的小提琴放在身边,最后一次倾听村子里传来的音乐,从苍白的嘴唇里吐出了最后的轻微声音:“妈妈,在天堂那里,上帝会给我一把真正的小提琴吗?”

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声音呵!是谁造成了这痛彻肺腑的生活悲剧?是谁造成了这一代天才的毁灭?小说尽管没作正面解答,但通过上述种种描写,谁又不为杨科的悲惨命运深感痛惜,同时从心底里激起对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社会的无比愤恨呢!因为这一切的一切,这贫穷、野蛮、冷酷、愚昧等等,全都是专制农奴制社会及其主人贵族地主阶级所制造、决定和导演的。因此,小说还在末尾特意用极其含蓄简练的讽刺笔法,画龙点睛地描写庄园地主的归来:杨科死后的第三天,庄园主人地主夫妇及其女儿、女婿一行从

意大利归来了。他们高谈什么意大利是一个“艺术家荟聚的民族”，在那里“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发现和保护”。可是，在他们的庄园里，一代天才杨科却早早地被他们所维护的社会和豢养的奴才们扼杀了。一边是地主们在兴高采烈地议论“保护和发现”天才，一边是“白杨树在杨科的坟上簌簌地响着……”这样的结尾，真是对波兰贵族地主阶级的最辛辣的讽刺。

鲁迅先生说：“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音乐迷杨科》关于杨科和地主贵族的描写，正是这种悲剧和喜剧内容的典型体现。整篇小说就是一份指向专制农奴制社会和贵族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状。（原题：指向农奴制社会的血泪控诉状——《音乐迷杨科》）

莱蒙特的《死》

林洪亮

“争夺遗产”自古以来酿成了多少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丑闻恶行，它使多少家庭兄弟阋墙、父子相夷、妯娌勃谿、六亲不和，因此，遗产问题也成了不少小说家描写的对象，出现了许多动人的篇章。莱蒙特的《死》就是其中的一篇别具一格的作品。它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刀光剑影的场面，所写的是一个女人由于未能得到遗产，而把病重的父亲撵到猪圈里活活被冻死的故事，活脱脱地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

《死》的作者符拉迪斯瓦夫·莱蒙特（1867—1925）是波兰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最著名的一位作家。出生于琴师家庭。由于家境贫苦,从小就受到了生活的折磨,中学未毕业便出外谋生,先后当过学徒、裁缝、修道士、巡回剧团演员、铁路小职员等。这些生活经历使他了解到社会的不平,广泛接触了各阶层劳动人民,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但是他随即发现自己的才华不在诗歌方面,于是他转向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他经过不断的努力,经过艰苦的自学,使他的知识更加丰富,创作更为成熟。90 年代他写出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母狗》、《死》、《汤美克·巴朗》、《审判》和《正义》,是莱蒙特早期创作的精品。后来他开始长篇小说创作,1896—1897 年出版了姐妹篇《女喜剧演员》和《苦闷》,通过一个女演员的坎坷经历,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对艺术人才的扼杀和演艺界道德败坏与尔虞我诈等恶习。长篇小说《福地》(1897—1898)写的是罗兹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竞争现象。1902—1909 年出版了他的最著名的小说《农民》,它由《秋》、《冬》、《春》、《夏》组成,这部被誉为“民族史诗”的小说给作者带来巨大的荣誉,莱蒙特就因为这部小说写得“极为出色”而获得 192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期创作的历史小说三部曲《1794 年》、《被判决的》和《反抗》,真实地再现了波兰 1794 年的民族起义,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

《死》于 1893 年发表在《呼声》的第十三期至第十五期上,是莱蒙特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它的问世标志着真正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死》写的是普鲁士占领区一个农民家庭由于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人性扭曲和悲剧。女主人公安蒂科娃的父亲是个垂暮的老人,已经病魔缠身。他本有 10 多亩土地和一些牲畜与农具,可是都给了他的二女儿茹丽娜,因而大女儿便对他极为不满,甚至仇恨。安蒂科娃不但不给他治病,反而当他病危的时候,将他搬到猪圈里,让

他活活冻死。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写出了安蒂科娃的心态和她的凶恶面目，似乎她这样对待老父，自有她的一番歪理，父亲对女儿不公，女儿便对父亲无情无义。于是她大声斥骂老人：“10亩地，还有那些猪、还有3头牛、家具、衣裳，我断定，就是分一半也值6000。”“鸡、鹅、小牛，所有那些家具，全都给了那个娘子！我只望你苦死……只望你倒毙在沟里，给蛆虫吃光，因为你这样亏待我，一点都不留给我，叫我像个孤儿一样！”安蒂科娃并没有停留在抱怨咒骂上，而是采取了更凶残的手段，决不让父亲死在自己的厅屋里。她乘天黑无人的时候，将父亲搬到了猪圈，还从他身上取下了护身的香袋，并把里面装着的老人用以买棺材的钱窃为己有，最后还狠狠地骂了一句：“现在你死吧！你这个癞子！”作者通过这段描写，既展现了波兰农村生活的原生形态，又隐含了人性与心理的深层内容。由于作家长期借住在农民家里，对贫穷落后的农村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小说写得真实可信。财产、金钱已经把人性扭曲，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安蒂科娃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她的丈夫的谴责，反而得到他的赞许，甚至为得到老人的一笔意外钱财而沾沾自喜，进而帮助妻子隐瞒这笔原是老人留作后事的钱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老人冻死的第二天一大早，安蒂科娃一面要女儿念诵早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一面与丈夫商讨如何处理老人的尸体和逃避安葬老人的职责。通过这一段描写，更显示出安蒂科娃的自私、虚伪和狡诈。但小说的揭露远不至此。作者还用简洁的手法，写出了老人的第二个女婿汤美克的态度：“直到傍晚，老人的第二个女婿汤美克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宣称他愿意出钱办丧事”，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汤美克当时的心态，他的愿意承办丧事，也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拖了整整一个白天才作出的决定。至于两位姐妹安蒂科娃和茹丽娜，为了遗产更是大打出手，以致双双“满脸青紫，抓痕纵横”，完全丧失了伦理道德观念，被金钱和财产扭曲了心灵，变得恬不知耻和无比的野蛮。

在遗产的争夺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可是在普鲁士占领区,普鲁士统治当局竭力推行日耳曼化政策,禁止波兰人自由购买土地。农民要得到土地是非常困难的,只能通过继承和抵押等办法才能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在小说《死》里,安蒂科娃和她丈夫念念不忘的也是土地,他们之所以那样痛恨老公,就是因为他把 15 亩土地都给了茹丽娜,失去了他们朝思暮想的那 7 亩半土地。安蒂克在得到老人的 54 个卢布安葬费后会那样欣喜异常,就是他可以把这笔钱连同自己的部分积蓄,借给德国人斯摩莱士,如果 5 年不还,就可以得到他用作抵押的 5 亩地。这样一来,安蒂克就成了有地的农民,因而他得意洋洋,不断地念叨:“这 5 亩地是我的啦,是我的!”“过后我就有 10 亩”。莱蒙特作为一个观察敏锐的作家,一直对土地问题非常关注,而且这个问题多次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的鸿幅巨型《农民》也可以说是一部土地的史诗。《死》是他最早写的一篇有关土地的小说,其所涉及的方面虽然远不及《农民》那样广泛,那样深刻,但也涉及到土地如何主宰着农民的生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纠纷、矛盾和斗争。因此这篇小说发表后,有的评论家就指出小说揭示了“土地的残酷的规律”。

《死》在艺术上体现了他早期小说创作的特色。在人物刻画方面,莱蒙特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进行层层剖析,把安蒂科娃灵魂中的种种丑恶面渐渐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人认识到,她的这些丑行不是由于她的生理本能所致,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而且在描写人物和场景时,莱蒙特总是以客观的态度,毫不掩饰地去进行描写,虽无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出人预料的结局,但却能从平淡中出新奇,于细微处见世界。这表现了作者叙述的功力。(原题:人性的扭曲——读莱蒙特的《死》)

莫里兹的《七个铜板》

言人

一个作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环境，因此，不少小说家一提起笔来，心中构思的人物情节故事内容以至语言细节，往往是自己最亲近最了解的父母亲戚邻居朋友等等，而且这类作品也是最容易写成功的；因为，在小说家心目中，这些人物是活的，仿佛就在自己身边。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的匈牙利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自幼随父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放弃神职而当了律师，后又成为新闻记者和编辑，30岁那年发表了以他的童年生活经历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七个铜板》一举成名，此后他佳作不断，终于成了匈牙利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西方社”的领袖。

《七个铜板》写的是一对穷人的母女为了在家中的抽屉里、衣服口袋里寻找出7个铜板去买一块肥皂洗衣服而最终无法如愿的故事。

“穷人也可以笑，这本来是神明注定的。”小说一开头，作者便以调侃的语气写下了这一句话。穷人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但笑总是可以的。这句话为整篇小说定了基调，于是读者可以看到的是：一对贫穷的母女在最困苦的生活中依然不放弃笑的权利，她们在寻找7个铜板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出笑声，这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日子。由于“我”有那么一位“笑得那么甜蜜、终于笑得流眼泪、笑到咳嗽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红脸盘儿的、快活的母亲”，才有了童年快乐的笑，“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我再也不会像在童年